



## 平城旧曾谙之故园秋色

□ 任翔宇

出去野了一大圈儿，看罢了塔川的层林尽染，姑苏的银杏叶落以及金陵的梧桐萧瑟和开封清明上河园的仿若时光交错，傍晚时分车行平城旧墙之内，仍是觉得这方天地，才是最舒服和心安的所在。

秋天里的大同，和这天气一样，疏朗，冷峻，开阔。

曾经有几个差了好几个时代的小朋友问我，为什么我写的这个《平城旧曾谙》系列里，都是他们不认识的大同，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不好回答，总觉得是年代限制了我们的不同认知，后来我渐渐意识到，好像，是因为我印象里的平城，其实，早就不存在了。

如今的鼓楼东西街，是喧嚣的街，特色美食和酒吧民宿的街，而40年前往前算，这里不过是连接东西南北辅助的街，土产日杂和糖烟酒公司蜗居的街，话剧团咿咿呀呀排练的街，泥泞狭窄寂静的街；而30多年前，这里是洗澡堂子和温州理发半道巷混杂的街，太宁观里城区一校的小学生嬉笑打闹回家的街，卖菜摊儿西瓜摊儿和熟肉铺子扎墩儿的街，怎么看，都不是一码事。如今的潘家园街区，是曲艺的街，是古玩的街，是旧货旧书淘宝捡漏的街，是菩提核桃大同玉一溜儿看过来的街，而40年前往前算，这里是集会的街，公审公判的街，平城最核心的街；而30多年前，这里是熙熙攘攘的街，是全民娱乐消闲的街，是三店五一菜场妇女儿童用品商店影友商店工艺品商店西街五交化等等数不过来的街，是套圈K歌打台球、喷火练拳耍猴卖药说书唱大鼓跑江湖的街，怎么看，都不是一码事。小年轻如今觉得最大同的街，已经在几个轮回以后，看不出一丁点儿曾经的内敛低调样子了，不再只承载通行和日常，而渐化成城市颜值担当的网红模样。

这样的秋天里，这样的街上灯火璀璨，这样的街上充满摆拍和景观。而几十年前，除了孩子们捡捡落在地上的杨树叶子玩“勾老根”，更多的是行色匆匆的故园遗民。对于大同来说，夏天虽然短暂，但是带来了舒展和释放，秋天，则是最重要的过渡时光，也是争分夺秒的备冬时刻。

那个时候的秋天几乎天天是黄沙漫天，街上的女人们大多用头纱包裹着头发，那个时候自行车响铃儿比汽车喇叭清脆，悠悠荡荡的路程里，有着固定的节奏和节拍。那时候大同的秋天很短，总是来不及

储存大葱土豆拉一车生火取暖的炭就迎来了雪迎来了冬，有段时间我总困惑为什么我对节气不怎么敏感，后来搞清楚了，江南人家上什么新菜笋发没发芽新茶出没出新叶河鲜鱼虾大闸蟹们到没到了最肥美的时候，都和节气紧紧勾着，所以人家春江水暖鸭知人知餐桌上弄堂里都知，在塞上古城里，风一阵雨一阵很可能就是雪来天气寒，中间没什么过渡就转了季节，况节气乎。

秋天里的故园，是风卷着枯叶一路小跑的灰色记忆，和那个时候人们的穿着服饰相当。师范附小的学生们要穿越好大一块区域从二府巷徒步到五里店去地里拔农民废弃了的茄秧子，这些茄秧子将是接下来一冬天里每个教室生火取暖的柴火，还有，将是条绒棉鞋在雪地里走多了底圈沤烂后脚后跟儿长了冻疮最简便的医治材料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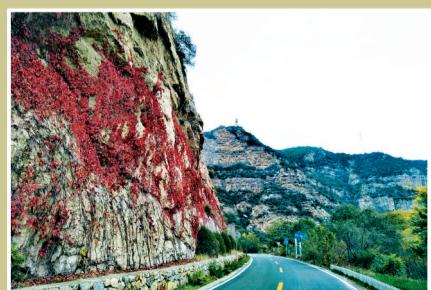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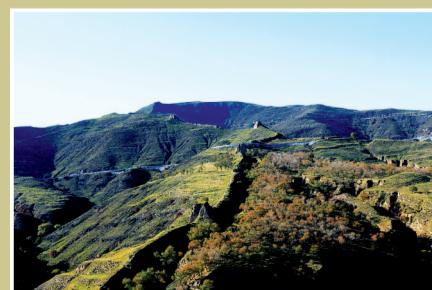
那时候秋天里游客会少很多，所以华严寺善化寺和裸露出土坯的旧城墙，才更像是自家的庭院，信步，适意。不疾不徐的样子，才是秋天里故都的样子，这样子里有些自持，有些落寞，有些风骨，有些回望里的依依惜别。有的时候落寞未必是个失意的词，落寞有时候，也代表着一种对过去好时光的不肯放弃和对新日子里完全迎合的抗拒。地球寒暑几十亿年，人类才看过多久？有谁知道以后的审美、以后的追求、以后的渴求会是什么？未来永远未知，我们能知道的，是我们失去的，将永远失去。

春去春又来，秋呢，一样走了又来。只不过，每一年的秋天，都有些不一样。那些肯每年都在同样地方拍同样姿态的摄影人和摄影作品，我更愿意把他们看作是行为艺术，看作是一种缅怀和提醒，在抖音上有一个我少年时的玩伴经常发一些七八十年代的旧影像资料，在不乏光鲜当下的自媒体短视频平台上，和年轻人拍的寻味、自嗨、搞笑、撸铁等等放在一起并不违和，平城的每一天都在创造历史，也因此需要每一天都有人记录，记录吃喝拉撒、记录春夏秋冬，记录家长里短，记录开疆拓土，免得忘记，忘记我们的曾经。

秋天适合回味，秋色值得细品。故园的秋，一定是横看层岭侧成峰的百变模样，把我们每一个记忆都汇在一起，就变成了平城最完整的时代印象。 图/董文、健康



### 随手拍大同



绚彩秋天 志芳、兰子 摄

## 神泉之堡、河、寺、桥

神泉堡村宣大高速有出入口，109国道贯穿村落，与河北阳原县境交界，为人熟识。

早年晋煤外运，沿路饭店驴肉及火烧，酒肆铺面，有如《水浒》中描述的场景，切几斤驴肉，来几斤白酒豪气。骨头、炖肉、烩菜、好糕面，路边招手的老板娘，有着江湖般柔情侠气。

神泉堡村清朝时隶属大同县所辖，位于城东一百二十里。1949年后，多次行政划归，隶属于阳高。明朝时，神泉堡、长安堡（现云州区长安堡村）、漫流堡（现阳原漫流堡村）三堡属大同后卫屯军居。明朝大同前、后、中、左、右等卫所，于洪武年间至明英宗年间建立（约公元1392—公元1438年）。

这三座堡子修筑年代，早于长城沿线诸多军堡，三座堡子的位置毗邻桑干河，修筑不单纯是军事城堡，还担负着军士屯田，以节省内地转输送消耗，就地补给，巩固边防作用。

（清）胡文烨《云中郡志》载：“神泉堡，府东一百二十里，周围一百二十丈，高二丈，壕深二丈四尺，一门。”神泉堡之名，来源于神泉河。（清）黎中辅《大同县志》载：“发源于虎尾山南，流八里经赵石庄西，西南十里尉家小村东（现东小村），又西南五里至神泉堡东北，过神泉桥南流十里，至东施家会西入桑干河。”（虎尾山位于现阳高丰稔山南）

神泉河造就多处村庄以神泉命名，譬如神泉窑村、神泉寺村、神泉堡村。

神泉寺村位于神泉堡西南，与神泉堡村跨着几道沟，距离约五里。神泉寺村以涌泉寺和泉而闻名，村庄建在火山岩上，村东北沟壑石悬崖壁出泉水，名曰“立泉”。（清）黎中辅《大同县志》载：“悬石之崖，立泉出焉。厥名普润。练影飞空，龙涎激石，喷珠迸沫。顿有高源云外之至。东流里许经涌泉寺北，折而南流经尉家小村东，又南五里至尉家小堡，又南二里入桑干河。”又言：“其流汪口，灌地即广，运磨亦多。”

立泉之水与神泉河尉家小村汇为一处，现涌泉寺废立泉断流，遇年境好时，偶有出水。村中随意掘开火山岩石，就有泉水涌出，泉水曾使周边村庄受益颇多，沟壑中多种植葡萄，成远近闻名葡萄之乡。后泉水断流水源污染，大片种植园葡萄死亡荒废，存留极少。

回头来说神泉堡村，神泉堡村无数次途径，只是远远望几眼耸立的堡墙，心说走近看看，总说不急，不急，多会儿看也不迟，可当走进神泉堡，后悔来晚了，堡内已空无一人，窑洞四合院的残垣断壁中，依稀可辨曾经的辉煌。

神泉堡修筑于神泉河沟畔，堡东堡南部分墙体邻沟。四周堡墙轮廓略显完整，坍塌裸露的墙体显出夯筑的年



残缺的堡子

轮。看墩台马面布局，堡门为北，记载也只有一门，并非百度词条神泉堡所说，开有南北二门。

十字棋盘街道，街道尽头，临近堡墙豁口或洞跨越堡墙。十字街角东南位有座破庙，坐北朝南，北面后墙濒临倒塌，用几根木棍支撑。四周查看，庙中戏台拆后做了围墙，砌有忠字照壁。进到院中，正殿三间，两侧有偏殿，西侧已塌，东侧有加盖痕迹。进东侧偏殿，屋顶露天，墙面粉刷过，根据残留的印记，应做过教师宿舍，墙上曾经的壁画隐约可见。进主殿，后墙倒塌向外，由外木棍支撑。东西两墙大染泥涂抹，染泥上又用水泥前后砌两块黑板，从剥落的染泥看，墙体下存有鲜艳的旧壁画。这是教室无疑，顶部天花板还有庙中旧的物件存在。在院中，草丛中有通旧碑，乾隆年间立，有重修神泉堡灵应殿字样，具体说的是哪个殿辨不清。东西厢房偏殿推倒重建过，看痕迹做过学校和村中公用设施。

从堡中出来，向东北方向寻神泉桥。神泉桥在（清）黎中辅《大同县志》载：“神泉桥，在城东，相距百里而遥。下开一瓮，上翼石栏，创建年代不可得闻，明天启五年已属重修。（瓮即俗言桥洞。）”

神泉桥位于109旧道，旧道东小地段现已废弃。桥利用原石修缮加固，独孔半圆如瓮，旧的石件，只有桥北孔洞上方有虎头。桥上石围栏是水泥新制。神泉桥存在几百年也是奇迹。109国道，是京津塘大道，改造之初，晋煤繁忙的运力，神泉桥经受住了考验，只是成为危桥，没有坍塌，不得不感叹古人的智慧。神泉桥修造年代不详，明清两代，留有多块修缮碑记，据村中老人讲，清代碑多。后大修水利时，碑多砌在水渠中。现新旧桥之间，有处水利工程痕迹，水泥渠面中，有简化字：“发展农业，建设四化。”从字体及内容看应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建，现也属废弃物……

循着“神泉”这条脉络一路探访，发现神泉堡虽名声在外，但相关的神泉河、神泉寺、神泉桥却未及有人知道，便已残缺不全，叫人唏嘘。 任文阁